



常世情慾通俗小說之外：談詹明儒《西螺溪協奏曲》

新北市清傳高商校長 | 歐宗智



西螺溪協奏曲

詹明儒著／白象文化／201611／799頁／21公分／665元／平裝
ISBN 9789863583677／857

一、新歷史小說

臺灣的大河小說如鍾肇政《臺灣人三部曲》、李喬《寒夜三部曲》、東方白《浪淘沙》、邱家洪《臺灣大風雲》等，皆以臺灣史為主體，頗能反映臺灣自清治、日治、國民政府遷臺以來，人民與統治者之間的互動關係，有著一貫的主題，即是「臺灣人對統治者與周遭環境無窮無盡的反抗」。無論如何，大河小說以時代的巨輪當背景，等同於時代還原的小說。所謂「大河小說」，由字面觀之，當有巨大、深遠之意。

首開臺灣大河小說先河的鍾肇政，以「內涵」來界定大河小說，他說：「大河小說可分：一、以個人生命史為主，二、以若干世代的家族史為主，三、以一個集團的行動為主等三種類型，內涵則或首重個人精神之發展與時代演變遞嬗的關係，或以集團行動與時代精神之互動為探討之中心。」除了依照小說人物之間的關係，分為個人、家族和集團三類之外，重點在於強調其與時代的互動，當然「時代」乃是不可或缺的要素。大體言，曾獲第一屆時報文學獎首獎的作家詹明儒（1953-）長篇小說《西螺溪協奏曲》，寫西螺溪的變遷，也呈現了臺灣社會民國50至80年代的映像，深具藏諸名山的創作企圖心。蔡寬義認為，此著乃臺灣歷史小說的新文類。陳建忠謂，臺灣於1987年解嚴後，受到新歷史主義與後現代主義思潮之歷史觀影響所寫的小人物歷史小說，稱為「新歷史小說」；這類小說以小歷史為場景，小人物是小說的主人翁，主題則解構主流及權威的敘事，《西螺溪協奏曲》即屬此類。

《西螺溪協奏曲》全書約800頁，近50萬字，可視為小型的大河小說。在這講求「輕、薄、短、小」的淺碟式閱讀時代，居然敢於寫作及出版如此洋洋灑灑的大部頭作品，堪稱勇氣十足，藝高人膽大，也為臺灣文學添一盛景。

二、文化語碼豐富

《西螺溪協奏曲》以閩南人國小教師詹昭男為核心，西螺家鄉玩伴福佬父客家母的醫師沈

謙、山東父原民母的情治人員關台生為輔，兼及詹昭男愛戀的外省第二代李念華、原住民歌手巴蘭花、音樂老師倪蓓蓉，寫其成長、工作、友情與愛情，乃至於「精神淘空、情志撩亂、師生亂倫，失落得必須返鄉療傷止痛的無奈命運」，除了以上敘事結構，書中還涵括了黨政對立、農勞變動、族群磨合、違警集會、街頭抗爭，以及底層城市生活困境等，內容十分龐雜，唯其中有關農村生活描寫的文化語碼（Cultural Code）最是值得細細品賞。

首先是小說場景「濁水溪」或「西螺溪」的風土描繪及農村現象。關於西螺溪埔，作者如此寫道：「一脈脈東西走向的新生沙灘，好像初春女子溫存柔軟的腹肚，荒裸裸的攤在眼前平躺著，極盡迷媚本事地，向本地窮苦溪農散發出不妨前來一試的魅力來。」再如夏季，「天空很亮，白雲很高，青山很遠，在空曠的西螺溪床上，夏季熱帶性氣旋未曾洗禮前，縮小的河道、變闊的沙埔；沙埔上的作物，滿載瓜果而使勁拉車的老水牛，以及忙上忙下的男女老幼。沒有滲染半點兒任何神祇或魔鬼的氣味，周遭很靜、眼界很寬、情緒很平和」。冬天的西螺溪，「不再泱泱湧動啦；它按例降低水位、減弱水勢，分成幾股支溜子悠悠流淌，彷彿為了積蓄來年能量，正在韜光養晦」。立春時節，「氤氳在老峽谷傷痕上的天地初嵐、蒸騰在老平原悲歡離合裏的人間新霧，似已交浸完成而蓄勢待發，只待驚雷一聲催響便可化為豐沛春雨，直如西曆新婦奶汁的澆哺而下」。這樣的勾繪，讓讀者看到不同季節的西螺溪風貌，彷彿聞到空氣中的味道，怎不引人入勝！

作者來自雲林農村，寫故鄉西螺溪，注入成長經驗，如夏季於溪埔採瓜、拋瓜、卸瓜、裝瓜……等之描述，精采生動。也刻劃所見，諸如溪農訴苦：「做沙埔是危險啦、是靠天吃飯啦，我在自己沙園上種植了一甲多甘藷和土豆，收成都還不夠兩個讀書困仔的學雜費，只好冒險向西螺溪借地養鵝啦。」「風吹沙，十幾年來將他們籠罩在半徑範圍內，在頂港和下港之間，吹南又吹北。景氣趨好、風向北轉，他們隻身離鄉謀生，在北部結婚生子；景氣趨壞、風向南回，他們只得拖家帶眷重回家鄉，依靠老父那幾塊瘠田沙園權且避難。還記得，我們這一代懂事以來就席捲其中的『一窩蜂』和『一陣風』現象嗎？一窩蜂種原料蔗、種蒜、種蘆筍，一窩蜂養鰻、養鱉、養牛蛙，一窩蜂養豬、養雞、養鳥、養狗、養金寶螺；一陣風颳過後，沙塵易位，財產重分配。但話說回來，任憑多大的狂風暴雨，卻總是撼搖不了某些重若巖磐的大頑石——紋風不動的大官員、大議員，紋風不動的社會法規、國家政策；——」，這是農民討生活之悲苦、控訴與無奈。

再者，西曆最後一位族長詹土，生於清、日傾軋年代，歿於國共分裂、兩岸分治的現在，其窘尬的身世，作者喻之為「幽折時空」。當然，這也正是臺灣人無力做主的悲哀！作者反映時代社會之苦心，昭然若揭。至於民俗的敘寫，諸如喪禮、扶乩、求神問卜……等，尤其是詹土百齡辭世的葬禮種種，「孝女白琴」開頭陣、「電子花車」壓軸，乃至於告別式，「電子花



車樂音，首先響開，由於性質已異，驀然變得節奏輕妙、旋律纏綿；誦經團唱腔，稍後則依舊那一式到底，無悲無喜、無色無相，不疾不緩的梵誦與叩唸。琴音梵韻陰陽穿插，今聲古調幽明交錯，舞孃的情色熱舞與僧尼的莊嚴素唄，彷彿新舊懸殊的靈肉齒輪，總是歧異多於雷同、齟齬多於貼契地，磨合著西曆人的往來世道」，此電子花車情色和誦經團叩唸的對比描寫，堪稱絕妙之筆。

三、小說語言運用

《西螺溪協奏曲》的小說語言運用，極具特色。為符合人物身分與情境，對話使用大量閩南語，可謂用心良苦。試看詹昭男族叔阿福林痛罵自臺北返鄉的兒子：「幹你娘，乞丐身，蕃薯命，你倒說得出口？」「你們兄弟姊妹，小時候哪個不是吃蕃薯搭配洋麵粉活過來，穿教堂麵粉袋和農會肥料袋長大的？你們兄弟，更又哪個不是靠這對乞丐身的父母，拖犁駛耙、做牛做馬，才能讀書升學的？你們已經忘掉蕃薯、忘掉乞丐，忘掉西曆啦！」再看詹昭男國小同窗許光義自嘲與辯解：「阿男，你莫笑我，也莫罵我！在臺北啊！一個下港來的莊腳困仔，每混過兩、三年就會像沙埔蚯蚓一樣，乾巴巴的又死過一次。幹伊娘咧，你三不五時不給自己加點潤滑劑，你那粒引擎就會活活被縮死啦！」以上莫不使得人物形象更加立體、生動。不過，關於閩南語文字寫定之不易，相信作者本人冷暖自知。《西螺溪協奏曲》的閩南語書寫，採取「黃春明式」，亦即普通話與閩南語夾雜，一般來說並不成功，更有不少「文藝腔」出現在這樣的鄉土小說中，如「噢，西螺溪呀，且容我運用一把記憶快刀，切取您些許快樂的流光吧！」「那就拿這下溪夜色、西螺溪流響，拿這滿懷野風、遍地蟲聲，拿這說不完的往事回憶來餵飽三顆飢餓的心靈吧。」文字雖美卻顯得格格不入，極其不自然。若作者能夠像東方白大河小說《浪淘沙》寫出全套閩南語對白，相信《西螺溪協奏曲》必然可以創造更高的文學成就與藝術價值。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大量使用排比技巧，形成此書修辭的鮮明特色。試看愛吃狗肉的王姓老兵跟小吃店老闆娘詹阿彩說：「我說大嫂啊，死豬吞入喉、死貓吊樹頭、死狗放水流，何必發這麼大脾氣？」作者形容三山國王廟，「肅靜到有如陷入了一只絕對封禁與隔絕，絕對透明、絕對澄清、絕對沉澱的古老巨甕裡」。成為國小教師的詹昭男以知識分子自期，觀察到「世人既在明裏尊崇貞潔卻在暗中景從淫逸，既在殿堂膜拜忠義卻在市井講究奸邪，既在精神歌頌篤行卻在行為追隨投機」，不免感慨萬千。詹昭男女友巴蘭花彈奏鋼琴，作者形容頻繁的三連音綿綿交疊而起，「清純的幻想、真摯的情愫、由衷的期盼，幽幽不絕如縷，縈縈直繞天際。心靈的顫動、華麗的想望、幸福的誓願，儼如此生永無絕期，至死方休」。像這樣三排比的寫作手法，書中屢見不鮮，此在一般長篇敘事中則極為少見，無疑是作者一項大膽實驗。至於成敗如何，可謂見仁見智。而作者也刻意使用許多罕見字，諸如「斜睇」、「睇覷」、「碎叱」、

「怔忡」、「空茫流幻」、「轂轆」、「恣妄遊蕩」、「噴迸」……等，與習見之小說有別，迫使讀者不得不放慢閱讀的腳步，其用意何在？頗費思量。

四、老兵與命運

本著以雲林西螺溪為背景，小說人物包括福佬、客家人、原住民和老兵，由此不難看出作者對於族群書寫之企圖。其中關於老兵的心聲與返鄉不得的苦悶，描述相當生動，特別是軍官轉任國小訓導主任，娶原住民、生下芋仔番薯的關山，中風之後與妻子、昔日部屬的衝突，以及退伍老兵內心的苦悶，讀之感觸良深。

關山把自己和兒子關台生，比喻為「客鳥」、「候鳥」，臺灣則是他們借住度過大陸寒冬的「義島」。他為了認真教懂學生們認識「候鳥」和「留鳥」的區別，甚至涉入社會科課程，談到當年抗戰、剿匪、轉戰大後方時，一波波、一浪浪地，「漂鳥」般烽火動盪的軍旅生涯；談到了中國大陸「故土」赤化後，追隨國民政府轉戰來臺的反攻整備，更在談到了當前國際姑息主義瀰漫，敵我難辨、漢賊不分的滿腔憤慨時，這位軍人轉任教職的老兵，竟然忍不住熱淚盈眶了。關山滿腹苦水，向詹昭男抱怨：「他奶奶的，啥最高指揮原則，啥自由民主國家？愛國就不可退黨，愛黨就不可同共產黨接觸——不可見面、不可寫信、不可匯錢！那邊是咱老家，有爹爹、有媽媽、有兄弟姐妹哪，咱連想家、回家都犯法嗎？他奶奶的，咱們關起門來解救大陸同胞嗎？」再者，老兵們「部隊裏鬧退役，退役下來鬧經濟，經濟搞砸鬧脾氣」，總是緊盯女生發育身體的老王委曲而理直氣壯地告訴老長官關山：「我知道您是為我好，可我打從十五歲起就在部隊裡扛槍桿、搬砲彈，半輩子大江南北跑，我出了社會能幹啥？我流過多少鮮血、經過多少生死，為誰打過多少仗、替誰立下多少功？今個兒，湊巧吃一次白飯、喝兩杯白酒，就惹人嫌啦？那麼，可以，怎個樣兒來，就怎個樣兒回去，送我回大陸嘛！再大不了，扣一條匪諜罪名，槍斃我也行呀！」老兵老董想家想瘋了，請了長假繞道泰國觀光、轉往大陸探親回來，端午節還偕同大家在山東老李那兒喝酒；六月初，他一話不說、二屁不放，靜悄悄上吊自殺了。

老兵命運之悲哀若此，怎不令人感喟！作者對於命運之無可違逆，亦是此書重要的內涵語碼（Connotative Code）。詹昭男父詹夫為了插地，半夜溺水而亡，農戶這樣說：「呸，莫怨誰了，這條老溪平時任由本莊溪農和偷沙賊，你爭我奪、你抽我挖，哪年不抓狂兩、三回，淹死幾個人顯顯威風？呸，總說一句話，這是他的命啦！」老農阿福林面對土地的多沙而乾瘠，不禁慨嘆：「唉呀，三分打拼、七分由命，世人做多少、吃多少，都是命吧？」出面幫凸面豹向寡婦鴛鴦提親的阿七孀婆，喜歡聽歌仔戲，對陳友諒與朱元璋的歷史演義耳熟能詳，長嘆：「唉，一切都是命吧？天底下，任何人再有通天本領，也躲不過命運擺弄啦！」作者如此叩問：



人之於命運，究竟為何物？是揹負宿命像重殼的蝸螺之類，或是馱載靈肉如重軛的牲口之屬？命運之於生命，到底具何意義？是一抹蚶蟪蠕蠕爬過土地，體液受曝乾涸的漬跡，或是一縷噴射飛行器疾疾劃過天空，音影隨風拖曳的絮痕？看過滾滾世塵，走過滔滔歲月，詹昭男體會到，一切剝復與消長的現象，似乎都可被一句「時勢的使然」所演繹，一套「命運的必然」所歸納了。作者無疑透過這些小說人物，一再傳達道家的人生哲學。

五、有血有肉，雅俗共賞

對臺灣大河小說素有研究的葉石濤曾說：「臺灣的長篇小說都以時代社會中的高潮，歷史中的悲劇性張力最高的事件為其焦點連綴而成，缺少踏實的『日常性』生活中，平凡的瑣碎故事背景，所以整本小說沒有生活之流的那可親性和真實性。」一般而言，小說的故事就像人有了一付骨架，這還不夠。至於《西螺溪協奏曲》，除文字運用獨創一格外，其文化語碼（Cultural Code）最具特色，細膩生動的風土刻劃與生活描寫，使得全書有血有肉、雅俗共賞，誠為本書難得之處。

又，葉石濤以 Roman-fleuve 為「大河小說」的語源，謂：「凡是夠得上稱為『大河小說』（Roman-fleuve）的長篇小說必須以整個人類的命運為其小說的觀點。要是作者缺乏一己的世界觀和獨特的思想，對於人類的理想主義傾向茫然無動於衷，那麼這種小說就只是一連串故事的連續，充其量也不過是動人心弦的暢銷讀物而已。」這是針對作品的主題思想和作家的素養所下的界說，換言之，作家必須將其對人類命運思想的觀點傾注於作品之中，方能成為名副其實的大河小說。準此，《西螺溪協奏曲》依然有所不足，期待詹明儒的下一部大作，會更加令人深思、回味。